

煙
嶼
樓
讀
書
志

卷十三

卷十四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三

鄧 徐 時棟 同叔

史下

通鑑前編

金仁山書釋氏生於昭王庚戌始吾雖惡其妄猶以爲必有所據

及閱周方叔嬰危林則羅列佛生典故甚備綜其所考其紀日

有二月八日生者佛經婆多論有三月八日生者佛所讚有四月八

日生者因果經泥洹經瑞應其紀世有聖殷王時生者法顯有周平

王時生者像正記有桓王時生者道安有莊王時生者費長房錄其紀

世并紀年月日有桓王五年乙丑生者羅什紀石柱錄有莊王九年

四月八日生者隋書有莊王十年甲午二月八日生者普耀經本行經

有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者路史引謝承漢書有魯莊七年即莊

王十年四月辛亥生者李善注王巾頭陀寺碑引顯微吳縣記

有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者後魏書僧曇最說又

辨正論及阿含經等又引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語其

說紛紛真方叔所謂高僧覈論既聚訟之莫憑一人紀載亦齟

齬而自貳昭平桓莊未定何主仲春孟夏未審其時者也乃仁

山直斷以爲昭王二十二年庚戌生舍一切殷平桓莊之說而

獨主昭王舍一切昭王甲寅之年而獨編於庚戌問其所出自

注用周書記異修周書記異今不可見而魏僧曇謨最引之博

士姚長謙又引之法琳對傳奕廢佛僧事引之貞觀十三年敕

尙書劉德威侍郎令狐德棻問法琳佛生日法琳又引之其說

載卮林中甚詳雖不足辨而盡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生絕無

二十二年庚戌之說謂是偶誤則編年之書不容舛錯謂有別據則舉要之中明注出處萬萬不足書之事而毅然大書之歷歷有可稽之說而公然自造之此好奇之過也

危林或作周書異記或作周書

記異按元僧蒲室集引亦作周書異記

甲子會紀

皇極經世雖出大儒然荒遠上古誰實告之乃至鑿鑿然以黃帝八年爲第一甲子此可信乎故三代以上甲子惟入春秋以後始可排次其前當在闕文之列此書自黃帝至周平王幾二千年紀年無一闕失即使薛方山應旂清夜自問能一一無稍疑惑耶既入春秋考證亦未能確即如惠王崩於戊辰閏月己巳爲襄王元年春秋從赴故書王崩在己巳十二月左氏明言其前年不發喪後年來告喪之故考國語周語晉語中所數襄王

讀書記卷十三
幾年核之此年事實襄王元年實在己巳與左傳悉合先儒不信左傳以庚午爲襄王元年不考國語之過也今此書亦以庚午爲襄元舍傳從經尙無不可而乃於惠王崩年書襄王畏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於齊云云則舍傳而復襲傳語首鼠兩端矣惟秦漢以後據史編年當無錯誤

繹史

帝王世紀古史考既佚不傳或見他書所引大約語多蕪雜不盡可信後來作者若蘇轍古史之悍羅泌路史之妄均無足觀獨馬氏繹史網羅古籍述而不作紀事本末洋洋鉅觀千古奇書也後有李錯者抄撮此書作爲尙史而才識不長論斷乖刺直謂之無知妄作可矣

逸周書

逸周書未可盡信而其言事理亦自有確當不可易者命訓解曰
極禍則民鬼民鬼則淫祭淫祭則罷家此言頗與後世情事相
肖凡民家遇疾病患難連綿不絕則必見鬼疑神卜筮祈禱而
史巫紛若矣

逸周書又厚誣文王如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程寤鄭保
諸解並言攻奪戰陳之法謀國取天下之道以教武王以語周
公似一家父子兄弟無日不陰謀豫備耿耿於商鼎者嗚呼誣
罔一至於此

程典解曰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大聚解曰譬之若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祭公解曰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
茲朕魂在於天太子晉解曰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
文傲解曰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皆極似諸子中語於尙書

甚遠也

尚書紀月日不紀年此想是古史體例如此由文推詩後人作詩
往往開句用年號或曰皇帝幾十載或曰某某幾年春唐人尤
多此法乃三百篇中則但有月日而無紀年如曰定之方中作
于楚宮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曰吉日惟戊既伯既禱曰正月
繁霜我心憂傷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似此不一而足而總不及紀年知古人
行文自有定法如此乃至逸周書則體例不一有然有不然蓋
其書真偽錯雜或係古史所紀爲孔子刪餘之書或係戰國僞
託爲後人附益之篇學者就此小小體例核其真僞亦什得一
二矣試臚舉之程典解之維三月既生魄程寤解之文王去商
在程正月既生魄

御覽引此篇今亡

大開解之維王二月既生魄文倣

解之庚辰

以上文王時

寤傲解之維四月朔世俘解之維四月乙未

日

此篇紀月日甚多

王權解之維王不豫於五日

以上武王時

作雒解之武

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皇門解之維正月庚午大戒解之維

正月既生魄周月解之維一月既南至諡法解之維三月既生

魄

困學紀聞引今本無

本典解之維四月既生魄

以上成王時

史記解之維正

月王在成周昧爽

以上穆王時

皆但紀月日而無年歲者若大匡解

之維周王宅程三年豐保解之維二十三祀庚子朔小開解之

維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文傳解之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

春

以上文王時

柔武解之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大開武解之維王

一祀二月小開武解之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寶典解之維王

三祀二月丙辰朔豐謀解之維王三祀大匡解

第三十七

之維十有

三祀文政解之維十有三祀武傲解之維十有二祀四月

以上武王時

時成開解之成王元年作雒解之元年夏六月及二年明堂解

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及周公攝政六年而天下大治及七

年致政於成王嘗麥解之維四年孟夏

以上成王時

則皆紀載年歲

與今文異惟作維明堂二解叙述篇中爲紀事之辭而非紀年之體其法與堯典之二十有八載及三載及五十載金縢之周公居東二年洛誥之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較相若耳又小開解曰佚而無窮貴而不傲富而不驕兩而不爭者鮮矣諺曰一碗不作響兩碗叮嚙響即所謂兩而爭也

大開武解曰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穫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寤傲解曰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和寤解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大聚解曰耦耕口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周祝解

曰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又曰故天爲蓋地
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又曰
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皆極雋永似諸子似
古歌謠

克殷解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尙父與伯
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商辛奔內登於
鹿臺之上屏蔽而自燔於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
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於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
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
輕呂斬之以黃鉞折

謂絕其首
見孔注

縣諸太白乃適二女之所既縊

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按白
旂赤旆之說必是妄語吾前已極論之此解所云尤見誣妄雖

使殷紂當其時亦不爲此已甚況大聖如武王者而忍出此此眞其序所謂行大事者矣賈子連語篇言紂鬪死紂之官衛與其軀棄諸玉門之外民之觀之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言方合當時情理逸周書殷祝解稱湯放桀於中野中野士民盡奔湯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言將爲桀開明士民使從桀也而士民終不願從於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之民又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而委之何也繼而湯不能止

桀之欲去乃曰欲從者從君桀遂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湯歸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再拜退從侯位讓三千諸侯諸侯莫從然後即天子之位按其言雖亦未可盡信然而聖人不得已之時伐暴救民其於舊君必當如此若克殷解所云則侯拜而王揖之又云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太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於社則是驕矜之氣倨傲之色畢見於羣侯大會之時豈尙有聖人一點雍容氣象哉甚矣戰國妄人之誣先聖也孔晁注逸周書謂殷祝解爲事之不然則克殷解反當爲事之信然者乎

世俘解紀武王所得紂圖中獸曰虎二十有二貓二其數較他物獨少又紀之虎下諸獸之上似甚貴重不易得者即韓奕之詩亦言有貓有虎言之亦似足貴者然則必非今時之貓矣爾雅

釋獸曰虎竊毛謂之號貓注云虎之淺毛者別名號貓詩傳亦云似虎淺毛者也蓋直是虎類故皆與虎連言之猶麋之與鹿耳

諸書並謂縣紂頭於白旂惟荀子謂縣之赤旂世俘解則曰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與克殷解所云大白小白又異要之事無故實憑空捏造不足辨耳乃至其所紀俘馘無國不有又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馘曆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此亦與明季流寇不大相遠矣又云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又紀所狩禽虎貓麋犀鼈熊羆豕貉麀麋鹿或數千數百少或數十則又與孟子所言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相正反然則豈可信之乎

武傲解僅存八十餘字舊校謂此篇殘缺不可讀孔氏亦無注文
余按此篇蓋武王命周公立成王爲後之文故曰詔周公旦立
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云云誦者成王名
也又按文傲解爲文王立武王爲後之命故篇首曰惟文王告
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武傲解篇首亦
曰維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云云
兩篇並云告夢殊不易曉也

無依無靠四字諺語也皇門解曰俾無依無助

皇門解祭公解諸篇雅似尙書義亦醕正商誓解亦古雅其稱后
稷之德曰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
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在商先哲王明祀
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哲王維厥

故斯用顯我西土其詞雅而其意殊薄終不似尙書之渾噩也
又篇首曰今維新詰命爾敬諸朕話言自一言至於十話言其
維明命爾似全從尙書敷衍之者

官人解亦見大戴禮中如曰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
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諸語皆極確當不可易而淺露
殊甚入之禮記則近似入之尙書全不似矣職方解之在周官
亦然

周書中多用韻之文又多計數如四徵六極八政九德之屬幾乎
無篇不有是皆周秦諸子故態學臯陶謨洪範而全然不類者
也愚謂凡遇此等即非周史原書矣

周秦以前之書所引周書今皆在此書中故逸周書斷非全出於
戰國時也

周書七十二篇蓋必有數篇是周史爲孔子所刪者戰國諸子又雜以傳聞附益之作不一手故其書有近尙書者有絕似國策者有似諸子者而法家兵家權謀家縱橫家儒墨家無乎不有而太子晉解則直是小說家語矣

古史

蘇子由生數千百年之後儼然紀載三古點竄史記以爲古史史記固不盡可憑而古史亦豈可作據哉吾嘗謂莫遠於三代以上之年而莫雜於三代以上之書亦莫妄於三代以上之事實苟當吾世而欲考正舊事勒爲成書此必非博與識不可我朝馬氏所爲繹史庶幾乎博矣而識則未也子由古史亦或有所駁正而沿襲甚多甚哉識之難也彼繼古史而爲路史繼繹史而爲尙史者更無足與論矣

路史

羅氏路史全以讖緯道書示奇炫博本不足據加之以憑空臆造
往往核其事迹十譌七八其文字亦以艱深文淺易議論又醕
駁互見非佳書也且紀三古之事而止於夏代已可駭怪而旁
見側出又常及漢晉後史事真不知其體例何在也

讖緯之說盛於漢而肇於秦亡秦者胡其胚胎耳帝王世紀云桀
見籙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傑此因秦事而附會之不值
一笑者而路史後紀獨引之何無識耶

今言

明嘉靖閒海鹽鄭端簡曉著今言四卷專記明事中一條云李文
達公天順日錄云八月十五日之變天下驚懼賴今上皇帝以太
弟即位尊兄爲太上皇人心始安又云景泰不孝於親不敬